

# 福音大能的見證

曾式中

## 一、初到貴境

四面青山一島孤，不知身在海中居  
有時獨立登高望，海闊天空任展舒

初到貴境，人地生疏，在東方之珠的香港太平山下住了二十年作傳道的人，忽然來到火奴魯魯夏威夷照樣作傳道牧會工作，心中未免顧慮多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況且在香港工作順利，正如當年腓利在撒瑪利亞傳道，一切順利。現在突然要離開此地，向南走，真不知前路如何？

原來夏威夷又名檀香山，此地有華僑約十萬，交通方便，有巴士密度來往，與香港差不多。並且氣候良好，四季如春，特別沒有颱風。想到香港每年七八月之間，三號風球掛起，飛沙走石，有時掛十號風球，海陸空交通

宣佈停止，人心惶惶，路上行人匆忙趕回家中，關門閉戶，有時造成傷亡事故，令人害怕。但夏威夷氣候良好，明白是神的帶領，於是帶領三個兒女（大的十歲，小的七歲）來到夏威夷，並開始作傳福音的工作。

## 二、新的呼召

荏苒韶華年復年，新的呼召感難言  
千山萬水崎嶇路，主恩引導領在前

新的呼召，新的異象臨到之時，一方面興奮，一方面害怕，真是主呼召說：「我要差派誰？誰肯為我去呢？」心中再三遲延，不敢說我在這裏，請差派我。但主的命令與旨意，必要實行，既為神的僕人，必要遵行順服。

一九七六年舊曆除夕，夏威夷大學學生團

契邀請我擔任兩晚培靈講道，我就由三藩市來到夏威夷。團契約有四十人，他們聽了扎心，又知我能用粵語交談，主日崇拜在粵語堂再講道之後，會眾歡喜就對我說：「檀香山沒有講國語和粵語的牧師，你為甚麼不在夏威夷留下來牧養教會？因為本地沒有說中國話的牧師」。於是答允請彼此為此事懇禱。神自己開了福音的門，人不可攔阻神的旨意，於是我們一家五口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搬來夏威夷，並開始在夏威夷正式作傳福音的工作，經向政府註冊，迅速批准，就設立教會。又得到美國華聯會及宣道會美國總會立案，定名為夏威夷華人宣道會。執事會也組織起來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為開荒工作而努力，彼此相愛，盼望達成自立自養自傳的教會，榮神益人，多人蒙恩得救。

## 三、工作效驗

福音工作救人難，小船衝過萬重山  
風風雨雨來擊打，救主帶領喜開顏

開荒、吃苦、火熱，此為建立教會的條件，也是熱血奔騰的努力口號，憑信心作福音佈道工作的開荒者。起初並無一個會友，又無基金完全要作「將無變為有」的信心工作，就必要下定決心，完全倚靠主。

一天晨早八時，帶了福音單張到中國城公園裏作個人佈道。因為年紀大的老人家多是早晨到公園裏運動、散步或靜坐，各適其適。我

見到一位老人，就趨前和他談話。知道他姓徐，我們彼此招呼後，徐伯說：「我搬來夏威夷已廿多年了，現在已經退休。廿多年來我從未去教會，但我自小就相信耶穌，我也有一個弟弟在香港做牧師」。聽他說完，顯然知道他是迷途之羊，停止聚會慣了的冷淡弟兄，即親切的邀請他這個禮拜天到教會來敬拜神，並對他說：我們等歡迎你們合家來，神必恩待你。果然到了禮拜天，徐老們與妻子、女兒都來了。從此與神和好，每逢主日必到，徐老太又參加查經祈禱會，成為教會中一位熱心的姊妹。感謝

神，尋找迷羊要靠聖靈的帶領，必有效驗。又一天傍晚，在夏威夷海邊看見一位甘老伯，他滿面憂愁，見到我們就想離開。我們邀請他暫坐片刻，談談福音的需要，甘老伯說「我多年聽道亦明白道理，只是還未受洗。現在我三個兒子還在中國上海，我夫婦二人孤單在此，好不淒涼」。說完滿面流淚，不勝愁悶。我邀請甘老伯來教會敬拜神，並說神必恩待你，將來你的兒子們必會來夏威夷團聚。他倆果然來禮拜堂聽道敬拜神，半年之後，夫婦同時受洗，他的兒女們也先後來到夏威夷，得

以全家團聚。現在甘老伯已返回天家，甘老太仍然來教會聚會。神是垂聽我們禱告的神。祂親近憂傷的人，祝福誠實敬畏祂的人。我們要讚美耶和華的名，傳揚祂的大能，因為祂為我們行了大事。祂差派愛子耶穌基督降生來世，道成肉身，把我們從罪惡裏拯救出來，祂為我們釘死十字架，死後三日復活過來，祂用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惡，以復活的大能給我們最大的使命，傳揚福音，將生命之道憑聖靈引導，完全將福音傳開，迎接主的再來。阿們！

# 滴下脂油 的路徑(下)



秋子

## 從懷疑到相信，並參與事奉

從我懂事的時候起，一些問題就不斷地在困擾我：宇宙萬物是從哪裏來？為甚麼會有我？我從哪裏來，以後又會去哪裏？我一生這

樣走過來有何意義？在黨的教育下，我似乎有了答案：要為我的祖國做出貢獻。因為我從小喜歡畫壇，文革中大派用場。為辦好學校的宣傳板，我和伙伴每天畫到深夜；熬幾個通宵，寫了幾十個單位的「革命委員會」的牌子；把

行李搬到工廠，突擊趕出「階級教育展覽會」和「大批判專欄」；閱讀歷史和理論書籍，當好理論隊伍輔導員。那時再苦再累，也覺得為國家出力，應該。林彪事件發生後，我心中的理想開始動搖。回想那時批判一些工人，罪名都是莫須有……乃至以後的「4.5」，追查政治謠言，賊喊捉賊的技倆實在令人噁心。心目中的偶像，一個個地倒塌。尤其是一九七六年，我和一些畫家正在北海艦隊的基地作畫。有人畫了一張「反擊右傾翻案風」的宣傳畫，批判的筆尖下面是鄧小平。當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，為配合形勢，馬上把鄧小平換成了王、張、江、姚，立刻出版發行。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，我發現我的人生目標，原來只不過是所謂政治鬥爭的工具。